

嘉業堂  
叢書

南唐書注

第四冊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南唐書注卷十

宋陸游撰

祥符周在浚雪客注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第七

張義方不知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爲侍御史義方旣就職卽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悅聲色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爲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爲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教棄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

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親札曰朕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詞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易之唐新書曰王義方泗州漣水人擢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辜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發其姦義方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問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死無恨義方即上言義府殺人滅口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寵義府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卒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之議者謂義方爲御史彈劾姦邪諫正過失則可若請舉善頒爵賞則奪輔相權矣然

所言凜然守正有漢唐名臣風惜事迹散落不得盡載

云徐鉉兵部侍郎張義方可左常侍制曰敕某珥貂服

人膺茲選允叶懋章而爾義方可以儒學大僚端方名士

揚聲實純誠直道造次靡忘今予眇躬嗣守丕訓弗惠

厥德思聞謹言乃均慶恩命為常侍從容左右敬仁嘉

猷爾其念哉無渝乃節直躬又左常侍張義方可勤政

殿學士制曰夫珥金貂直躬又左常侍張義方可勤政

文學之選宜又加焉某是躬名儒久登華貫臺閣踐歷

聲實相符侍極而來當官無撓朕祇奉先烈勤求大中

諮訪闕疑籍爾稽占特加近職以示開懷順美彌違無

忘讜直南唐近事曰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

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邁疾命弟子發丹竈竈下有巨  
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為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  
粒指瘕而終當時識者以為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戰功貴事

具五代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

以功為刺史天成中為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為貪暴

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

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  
事金全慚不能對徒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  
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環高祖遣  
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  
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  
信金全未至襄州安重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  
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重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  
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  
全利其所掠賁因捨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  
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  
殺耶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晉  
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晉  
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中門使五代史作胡漢榮漢  
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  
奏漢榮病不任行仁沼至酖殺之五代史曰漢榮教金  
龐令圖曰仁沼昔事王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  
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沼從後引弓射善射者一發  
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忠  
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沼獻捷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

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廉士也為人如此豈有爲  
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  
人殺令圖而醜仁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五代史曰馬  
沼仁沼舌壞而死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  
大名元城人也唐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卽位歷博單郢  
反鄴都以全節爲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全節以  
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全節以  
數百全州留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攻金州全節以  
爲滄州留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攻金州全節以  
鎮安遠代李金全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  
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  
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拒澶魏之閒  
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八人克泰州虜二千降  
其首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於威城引兵分道而北全  
節敗之於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九月留守鄴  
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於衛  
邨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何如  
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襴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開運  
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代金全鎮安州漢榮懼給告曰  
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金全鎮安州漢榮懼給告曰  
邸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大懼

使其從事張緯奉表詣金陵請降

五代史曰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父冤漢

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不遣仁沼之死其二子將訴於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

金全信之遂叛送款南唐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

三千人逆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而殿之而東承裕

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

五代史曰行至汭川而引頸北望涕泣而去

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

資治通鑑曰癸卯唐李承

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財皆為承裕所奪

乃還晉將安審

輝追敗之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陣承祐帥餘兵阨雲夢

橋資治通鑑曰丁未審輝又敗唐軍於雲夢澤中九

域志曰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南五十里有雲夢澤宋史曰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復為審

也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城古城置雲夢縣

暉所敗執而殺之五代史曰馬全節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斬于五百人以餘兵并承裕獻



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資治通鑑曰馬全節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於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帝悉授之金全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籍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師出沭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爾嘗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

下令曰敢言過濶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  
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  
引歸金全曰吾全軍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衛聖統  
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  
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  
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順六朝事蹟曰金全墓在石頭城北碑額唐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贈中書令李順公神道碑侍郎高越書全金卒後閩楚之  
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我罷  
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  
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五代史作衛州人馬書作山東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

五代史曰暉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留屯貝  
州是時唐莊宗失政天下離心暉夜博軍中不勝乃與  
其徒謀亂劫都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得天下以先得  
魏盡有河北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  
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魏軍久戍去家咫尺不得相見  
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  
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今英主在上精甲銳兵  
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一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攜二首  
詣都指揮趙在禮從一夜焚貝州入魏在禮以暉爲馬步  
軍都指揮使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  
姓曰姓萬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  
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  
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  
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  
起甘陵卒成大禮懼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恤我乎不  
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遠出器幣數千與之飲以酒暉飲  
白若不契丹入中原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  
謝而去契丹入中原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  
建俱來奔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

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

入朝歷歙州刺史

泰州志載暉保泰中爲州刺史

神衛軍都虞候江州

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

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

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

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眾盡銳攻

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

敗猶收兵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遯暉

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入執暉鳳

東都事略曰皇

甫暉姚鳳率眾十五萬塞清流關太祖擊走之追至城

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成列而戰太祖笑而許之暉整

陣出太祖擁馬項直入左右馳突大呼曰吾直取皇甫

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刃暉生獲之并鳳擒之

國老閒

話曰太祖挺身力戰劍血親服旃旌而揜暉殷宋史曰手  
刃暉中腦下默記曰戰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距壽陽  
劉仁瞻未下而藝祖分兵滁州四程皆在大山至  
清而西也時唐關去州三十里則平川而西開宗親至  
之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據一國全盛而西開宗親至  
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據一國全盛而西開宗親至  
提兵而滁州其控扼且援據一國全盛而西開宗親至  
隘路兵周師大敗其地整太祖以壽州軍數千與南暉  
太祖兵周師大敗其地整太祖以壽州軍數千與南暉  
學究在邨中教且虞暉全師入周軍數千與南暉  
威名冠南北尉以多智計太祖微服往訪之學究曰彼  
兵勢與已如尉非其比也學究曰非敵也學究曰彼  
彼勝我敗其出軍亦不問計於山背學究曰非敵也學  
路無人無行者雖暉軍亦不問計於山背學究曰非敵也  
阻西無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乃山背學究曰非敵也  
山背小路人解甲休眾可以西謂我乃山背學究曰非敵  
而驕人前導即下令誓師夜出祖路大喜命學究指路  
遣人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小祖路大喜命學究指  
奪門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小祖路大喜命學究指  
三揜旌旆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小祖路大喜命學究  
踐死旌旆入既入暉始聞之率親兵小祖路大喜命學究  
趙學究者即韓王普也

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

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臣

非不盡力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

今日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

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默記曰世宗見暉於箕中金

自貝州卒伍起兵佐李嗣源遂成唐莊宗之禍後率眾

投江南位兼將相前後南北二朝大小數十戰未嘗敗

因盛稱太祖神武史纂左編曰暉言今日見

擒於趙檢點者乃天贊趙檢點非臣所能及世宗賜

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默記曰至今滁

鐘以資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閒為軍校馬書曰繼勳常從暉軍中滁

遜暉操戈擊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頗以

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諸老將繼死繼勳雖

尙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爲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

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

馬書曰營第宅侈車服蓄妓樂備珍美擇

近郊之地置花構亭殊翠環列擬於王室

及開寶中大兵傅城繼勳保惜富

貴無效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

於詞色

宋史曰每眾中流言頗道國中感弱姪紹傑亦以繼勳故爲巡檢常命紹傑入見後主陳歸命

計會有風電繼勳又密陳滅亡之兆

偏裨有募死士謀夜出奮擊者輒鞭

而囚之

宋史曰又請出煜親兵千餘守闕城爲宋師所掩

自度罪惡日間稀復

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一切

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彌徧四郊始大駭

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出宮門軍士雲集鬻

之斯須皆盡

馬令論曰皇甫繼勳叛父於垂死其事君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

容於天地繼勳之死豈特人怨哉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

馬書作許人

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

時擢第

偶雋曰文蔚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士八人與張沆吳承範殷鵬范禹稱爲學士

爲河

南府館驛巡官

馬書曰文蔚有奇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

又勵坐秦王重榮

五代史曰秦王從榮天成年以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拜天雄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衛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

又握兵柄其爲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爲詩歌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

其心自將相大臣皆患之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

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

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尙喜屢聞之其餘不足

學也是歲秋封從榮秦王故事諸王受封不朝廟而有司希旨欲重其禮乃建議曰古者因禘嘗而發爵祿所



以示不敢專令受大封而不告廟非敬順之道也於是  
從榮朝服乘輅車具鹵簿至朝堂受冊出載冊以車朝  
於太廟京師之人皆以爲榮三年加兼中書令有司又  
言故事親王班宰相下今秦王位高而班下不稱於是  
與宰相分班而居右四年加尙書令食邑萬戶太僕少  
卿何澤上書請立從榮爲皇太子是時明宗已病得澤  
書不悅顧左右曰羣臣欲立太子皆莫敢可否從榮老於河東乃  
召大臣議議立太子事大臣皆莫敢可否從榮老於河東乃  
聞姦人言欲立臣爲太子臣實不願也明宗曰此羣臣  
之欲爾從榮出見范延光趙延壽等曰諸公議欲立吾  
爲太子是欲奪吾兵柄而幽之東宮耳延光等患之乃  
加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有司又言元帥或統諸道或  
專一面自前世無天下大元帥之名其禮無所考按請  
自節度使以下凡領兵職者皆具橐鞬以軍禮參其  
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初見亦如之其後許如客禮  
凡元帥府文符行天下皆用帖文升班在宰相上從榮  
大宴元帥府諸將皆有頒給控鶴捧聖嚴衛指揮使人  
馬一匹絹十匹其諸軍指揮使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  
匹至三匹又請嚴衛捧聖千人爲牙兵每入朝以數  
騎先後張弓挾矢馳走道上見者震懾從榮又命其寮  
屬及四方游士試作征淮檄陳已所以平一天下之意  
言事者請爲諸王擇師傅以加訓導宰相難其事因請